

廣弘明集

冊七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法義篇第四之五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約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與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邪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與佛之知不異由於所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得路則至於佛也此衆生之爲佛性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

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絕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聞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因緣義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一爾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內有差忒好生之性萬品斯同自然所稟非由緣立固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然復俱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誠有不同俱資外助事由一揆譬諸非水非土穀芽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惑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云獨起起便成因內因外緣

實由乎此也

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己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而已隨之念與形乖則暫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爲言則形神幾乎惑人疑因果相主毫分不爽美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咸資力致若修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得稱劫余

以爲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足疑也

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疋其愚者則不辨菽麥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概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原本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

由可至既不能兼紛糾遞襲一念未成他端互起互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由由於淺惑惑淺爲病病於滯有不淺不惑出於兼忘以此兼忘得此兼照始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至能兼又謂不然也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矣則生不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寧獨異神妙形羈較然有辨養形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麤故人有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欺我哉

難范縝神滅論

來論云形卽是神神卽是形又云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無處非神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

營不一神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今舉形則有四肢百體之異屈伸聽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唯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若形與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多神之名寡也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形則無處非神矣刀則唯刀猶利非刀則不受利名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形之與神豈可妄合耶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有何異哉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齧之生卽謝任重之用不分又何得以刀之爲利譬形之與神耶來論謂刀之與利卽形之有神刀則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

不爲足用耳之用不爲眼用而利之爲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虵亦可截鴻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可割南山之竹若謂利之爲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可也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形耳形非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神也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

已謝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
猶存形神俱謝彌所駭惕若夫二負之尸經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
尙餘質於羅浮神形若合則此二士不應神滅而形存也來論又云
歟而生者歟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之城
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知而至於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
本爲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爲用應與
形俱形以始亡未朽爲漸神獨不得以始末爲漸耶來論又云生者
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案如來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既化爲骨
骼矣明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
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
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
謂其不滅哉神若隨形形既無知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
神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若形雖無知神尙有知形神既不得異

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以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

將覩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那昌疎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賢者哉先生笑而應曰世所謂捋繩之人繩盡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於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智善惡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勞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獎之故聽其言也似若勿爽徵其

事也萬不一驗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遺行之
所招身居逸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
埋蛇長無令尹之貴郢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以
重華文命答魃叟之極愚以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無
翫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
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
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
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康成以姓改
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
痛誰罪三仁在毫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
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以
害他爲念行己必用利我爲先錐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而則
百兩外榮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縮玉富逸終身自有

懷白璧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啓蟄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採蓄美志而誰眄偏糅於冗雜之中見底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埋享嘗寂寞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鷦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洩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飈無心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

天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
母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
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
所執偏迷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渙然蒙啓譬猶疎
蜀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銘諸
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
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
於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實使司牧樂者
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檢其迹五音之和以導
其心設爵以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
爲所薦鼓鐘斯合豈自然而階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
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子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
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

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翺翔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答曰昔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以屈伸俯仰心慮所爲彫鏤翦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痼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

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以十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稱回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并序

陳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唯外學通敏亦是內信淵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興有性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以祛彼執雖復辭無足採而理或可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來賢聖於焉莫究

而希玄君子互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寓茲所說則盛辯自然
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
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
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
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爲得也今爲吾子揚摧而陳之夫
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沉復漆園傲吏
恍惚狂生獨稱造化之宗偏據自然之性乃爲一時之矯俗非關契
理之玄謀今請問自然之本爲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
然尙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
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義孝
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爲善致殃亦應鑽火得冰種豆生麥未
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至
德而生於瞽叟便爲自然而然者竊爲足下不足焉夫至親之道乃